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
## 第三回 幻景迷離游洞府 柔情繾綣證良緣

話說挹香與麗仙一夕幽歡，甘甜嘗遍。千般憐萬般愛，及至憐愛不得已之時，未免笑啼俱有。正所謂：月正團圓花正嬌，相逢恰是可憐宵。

攜紅握翠增憐惜，不問應知魂也銷。

二人□分恩愛，枕邊又添出無限溫存，說得你投我洽，不覺又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紅日三竿，方才起身。梳洗後吃了點膳，然後回家。至書舍也無心攻讀，靜坐芸窗。不片時，金烏西返，玉兔東升。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，食過晚膳，即就寢而臥。

誰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恍惚間此身縹緲，如在雲霧間一般。不由自主迤邐而行，細視之，卻非素來經過之地。但見隔岸鮮花，沿堤新柳，一彎流水，回繞小橋。煙霞泉石，幽異非常。嬌滴滴名花欲語，脆嚶嚶鳥語頻聞。行向前，見屋宇突聳，宛如宮殿。甫入門，見懸一額，曰「有女如雲」。至堂上，異香馥郁，入跡稀逢。信步入內庭，見朱欄曲折，秀石崢嶸，池亭繚繞，花木參差。其中陳設精緻，皆非人世所有之物。

正視間，忽見一垂髫童子至，乃問道：「君是何人，焉得到此？」挹香乃述其所由來，詢此為何地。童子道：「此乃清虛中院，院主即月下老人吳剛。凡世間姻緣一切，俱是院主執掌的。即世間佳人麗質，一旦塵緣謝絕後，俱在此處居住，故又名曰『留綺居』。今君有福至此，大有前緣。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，待我引君一遊如何？」挹香大喜，即偕之行。見洞門雙啟，異境別呈，其中瑤草奇花，紛靡不盡。正中一殿，極盡崔巍。殿中列一仙斧，蓋世俗相傳斧柯之謂。又有三生石、赤繩等羅列其中。右邊有一小門，上書「金屋」二字。

啟扉入，見綺羅畢集，眾美娟然，一個個舞袖蹁躚，若要與挹香相見。挹香不覺神魂飄蕩，連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。見那眾美人不慌不忙，都上前相見，都各陳名姓。有說是館娃宮裡來的；有說是手抱琵琶，身從馬上來的；有說是琴心感觸，壚邊賣酒家來的；有說是採藥相逢，馬上折桃花的；有說是宮中留枕，寄與有才郎的；也有說是青瑣偷香，分與少年人的；也有說是為雨為雲，夢中曾相會的；也有說是似霧如煙，帳裡暫時逢的；也有說是吹簫樓上，攜手結同心的；也有說是隨侍瑤池，題詩改名姓的；也有說是身居金穀，吹簫恨無情的；也有說是掌上玉盤，馬嵬留不住的。其餘的多環佩鏘鳴，挨挨擠擠，都說道：「我等乃歷代的有名國色，因參破紅塵味，在這裡靜修的。故月老也不派我們下凡的了。」言訖各散，弄得挹香心迷神醉，應接不暇。

再行，又見一朱門上有「六朝遺豔」四個金字，乃偕童子入。原來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內。挹香才入室，只聽得鶯聲燕語，都道：「有情公子至矣，大家快些相見。」只聽得環佩叮噹，俱出幃相接，周圍侍立，錦簇花團。挹香倒覺不安，因說道：「眾芳卿請坐，容拙生金挹香晉謁。」眾美又推遜了一回，方才坐了。

挹香便詢首位美人，卻是錢塘蘇小。挹香聽了，即出位下拜道：「僕慕芳名久矣。嘗讀《西湖志》，見芳卿慧心青眼，綺思奇才，周濟鮑仁，實巾幗之丈夫，不勝欽佩。自恨予生也晚，不能拜倒妝台，一親懿教。不料今日相逢，實出於意外也。」小小挽之起道：「賤妾不辰，在昔墮風塵之內。猶幸者憐憫惜，未負年華。至於慧眼奇才，妾何敢當耶？」挹香道：「卿之芳名，不惟僕一人欽羨，即天下有情人皆已為之傾倒矣。惜乎鮑仁今日未遇芳卿，倘今日遇之，我知必向芳卿叩頭如搗蒜矣。」言畢又問其次，恰又是虎阜真娘，挹香亦下拜道：「僕慕卿卿，閱時已久，曾在墓上幾度歎。所以『慕真』二字亦為卿而得。今者邂逅相逢，豈非天作之合耶？」真娘道：「君之鍾惜，妾素深喻。前蒙塚上題詩，有『新詩空弔落花靈』之句，妾嘗傳誦不忘，今日之會，亦天意也。」挹香又與薛濤、關盼盼、馬湘蘭等敘談。良久，童子促之行，挹香道：「我不返矣。我今在眾香國裡，得能與眾美人朝夕盤桓，亦奚必再思別往。」真娘笑道：「君日後名花相伴，正有一番風流佳話，毋愚快行。」挹香不覺淒然淚下，然後分別。

又隨童子前行，迴廊曲折，迤邐而來，至一處，上懸「薄命司」三字。挹香訝道：「薄命司乃《紅樓夢》中黛玉等之仙居，緣何也在這裡？」逕入，見數美嘻笑，聚作一團，在內作撲蝶會。爰詢童子，童子指著道：「此即寶釵、晴雯、湘雲等也。」挹香歎曰：「原來才女性情，陰陽一例，生前如此，死後仍不改此風雅。」入內四面觀看，見左邊另有朱門，銅環緊閉，上面亦有一額，曰「絳珠宮」。挹香暗忖道：「此必林黛玉所居。」輕叩銅環三下，有侍兒啟扉迎接，見挹香儒雅風流，乃問道：「相公何人，到此何事？」挹香道：「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。偶爾遊仙，知絳珠宮在此，特來拜見瀟湘妃子耳。」侍兒見挹香吐辭風雅，人亦俊秀，入告黛玉。黛玉許見。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，說道：「小生金挹香，素讀《石頭記》，欽慕小姐態度幽閒，恒存臆羨。今日偶爾仙游，得蒙慷慨許見，鯁生有此，不勝幸甚。」言畢，拜倒階前。

黛玉暗忖道：「我只知賈寶玉一人癡情，詎意金某亦然如此。」乃笑道：「金生請起。我自避世以來，迄今二百餘年。我們平生之事，本不足傳述於人，曹雪芹先生曲為傳出，雖是癡情佳話，第恐迷惑世人亦復不少。」挹香點頭道：「誠哉是言也。僕讀《石頭記》，亦嘗焚香叩首，倒拜殊深。更有友人鄒拜林，謂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幗，又妙在不涉於邪，□分羨慕，因自號拜林外史。曾記有題贈小姐兩絕云：

多愁多病不勝嬌，孽海情天幻構遙。

贏得後人偷灑淚，可憐午夜泣香綃。

其二

西風蹂躪月淒迷，燈■更殘暗自啼。

珠淚難還情尚在，如何衰草覆長堤。

此詩僕傳誦已久，亦可諒渠之情矣。」顰卿道：「我自謝世以來，蒙曹君曲傳情跡之後，雖墨士騷人時加惋惜，而真心惜我者惟君與拜林及秦淮校書斌齡三人而已。惜未見其人，不勝悵悵。」

正說間，聽重門啟處，拜林突如其來。挹香大喜道：「林哥哥，我方才與妃子正在言君，君何亦得至此？」拜林不答，即向顰卿處雙膝跪下道：「鯁生幸甚，得遇芳姿。」說著不覺雙淚齊流。贏得顰卿亦兩眶淚下，語不成聲。拜林又說道：「僕因日久欽慕，未克如願，今日此身如夢，飄泊來前，得遇仙紀，實是僥天之幸。」顰卿道：「君之多情我已深喻。但未識芳顏，徒勞企望。今得一見，我願遂矣。」言訖，化陣清風，絕無影響。覺其地亦非來時路矣。拜林大慟欲絕。

挹香乃挽拜林，隨童子復至一處，上懸匾額，曰「五百年前舊定緣」。門前懸著一張諭條，上寫著：

奉玉諭，此地乃注人姻婭、修造姻緣全譜重地，毋論閒雜仙僮及凡人等，俱不准妄入。此諭。

挹香與拜林看了，大訝道：「此處有玉諭在此，不能逕入，如何，如何？」童子沈吟良久道：「君等不泄天機，無妨同入。」

二人允諾，即從之入。見其中案牘如山，不可勝計。也有桑間濮上之案，也有淫婦姦夫之案，不一而足。又見兩旁冊子雜列，挹香竊視之，乃是注人妻妾，歷歷可稽。乃私向拜林道：「我們二人自稱情種，不知日後該有幾個妻妾，曷弗趁此一查。」乃啟江南冊視之，恰是拜林一案，上寫「正室花氏」，下有偈語幾句云：

平生正直，素性多情。時懷麗質，常戀佳人。室宜獨佔，星缺五卿。他時解悟，圓寂功成。

拜林看了「正室花氏」，心中有□分相信。但偈句中有「室宜獨佔，星缺五卿」，卻難解得。挹香又翻閱至第四頁，卻是自己的名字，見上寫「正室鈕氏風塵中人，該在二□二歲完娶。」下邊亦有詩一絕曰：

情耽舞席與歌筵，花詒同邀福佔先。

三□六宮春一色，愛卿愛最相憐。

搵香看了，□分不解。

正欲問童子，忽聽仙樂悠揚，童子道：「院主至矣！」即促二人行。忽聽得一聲大喝道：「下界何人，偷觀仙府？」二人沒命而逃，滿身大汗。及醒來，卻是一夢。譙樓上五鼓頻頻，猶覺喘吁不定。

自從這一夢，有分教：

癡情公予添情思，薄命佳人訴命艱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